

## 商海弄潮

仲春时节，成都还浸在乍暖还寒的凉意里，云南腾冲，却早已是一片热气蒸腾。

奔赴热海的路上，风里都带着温润的水汽。司机师傅笑着说起这片热泉的由来，古老的传说伴着车窗外掠过的绿意，轻轻落在心上。善良的猎人舍身用滚烫的泉水温暖了一方土地，让贫瘠的山野变得丰饶。传说不必深究真假，却让眼前这片氤氲的山水，多了几分温柔的情意。

抵达景区，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硫磺气息，满眼都是缭绕不散的白雾。溪水潺潺，热泉喷涌，冷冽的山风与升腾的热气相拥，在林间织成一片朦胧的纱。水火本不相容，在这里却奇妙地共生，地底的热力与地表的清泉相拥相融，造就了这一片独一无二的人间仙境。

漫步其间，林木葱郁，小径蜿蜒，处处可见泉眼汩汩冒泡，像大地在轻轻呼吸。浴谷温泉藏在绿

荫深处，咖啡池、香柏池、芦荟池，一池一景，一味一温，将自然的馈赠细细调配。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水面，波光细碎，暖意缓缓漫过肌肤，卸下一路风尘，也抚平了心底的焦躁。有人轻叹，这般清幽之地，最适合放下匆忙，与三两知己静坐闲谈，让身心都浸在这一汪暖意之中。

美女池清幽雅致，岩洞与露天池错落相间，泉水从山石间缓缓流出，清澈温润。循环的提示音温柔地诉说着泉水的滋养，草木清香与水汽相融，让人恍惚置身世外，只愿沉醉在这片刻的安宁里。我们在不同汤池间辗转，感受着温度的细微变化，欢声笑语伴着升腾的雾气，在林间轻轻飘荡。热海最动人的，莫过于那一大口大滚锅。

它如一口巨型铁锅，日夜沸腾翻滚，水汽冲天，气势磅礴。池水翻涌不息，气泡如珠玑般跃出水面，碎裂成细碎的白雾。站在池边，暖意扑面而来，仿佛能感受到大地深处涌动的力量。游人络绎不绝，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，人人都想留住这天地造就的奇观。当年徐霞客笔下的奇景，如今依旧鲜活，跨越岁月，依旧震撼人心。

池边的烟火气，更添几分人间温暖。摊贩们用天然地热烹煮食物，鸡蛋、花生、土豆浸在泉边热槽里，不一会儿便香气四溢。刚煮熟的蛋温润软糯，一口下去，是自然馈赠的清甜。不远处的溪边，又有摊贩用凉水冰镇着水果饮料，一热一凉，相映成趣，把旅途的滋味调得恰到好处。

行走在热海，时常能遇见带

着异域气息的面孔，他们友善地招呼，手中的玉石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无需厚重的历史铺垫，只这一份跨国的相遇，便足以让人感受到这座边城独有的鲜活与包容。一次简单的交谈，一桩小小的交易，都成了旅途中难忘的小插曲。

暮色渐临，雾气更浓。林间的光影柔和，泉水依旧潺潺沸腾。我们带着一身暖意离去，心中却久久留着那份温润。

腾冲热海，没有刻意的喧嚣，只有自然本真的模样。它用一汪汪热泉，融化寒意；用一片氤氲，包裹身心；用最质朴的烟火与奇观，让人明白，最美的风景，从来不在遥远的传说里，而在眼前这蒸腾的暖意、流动的清泉、自在的风里。

离开时，成都的微凉还在记忆里，而腾冲的热海，已化作一场温暖的梦。

这一片热气蒸腾的山水，不诉沧桑，只予暖意，悄悄留在了心底，岁岁不忘。

## 锦里诗苑

## 时间的版本(组诗)

庞涛(江苏)

## 时间的版本

不同的夜晚，我们静候  
一些声响消逝于远方的风景  
静候屏幕的荧光浸润掌心  
当云端的代码突然  
泛起微澜，所有未完成的  
交谈滑向重启密钥

静候你穿过无数次  
延迟的信号，化身成为  
一道数据彩虹演绎人生  
拂晓的版本——我们终将删除  
缓存、梦境，以及  
那些无法归类的沉默

生活很简单——不过是  
在变化的瞬间里漫长地等待  
在智能世界里  
未来已开始向昨日推送更新  
——系统重置，我们憧憬所有  
明天

## 那份记忆，谁来涂色

有许多往事  
回首  
故乡的路还有  
臂膀

沉浮的村庄没有颜色  
那条清澈的小河  
像门前的杨柳，轻拂悠扬

老宅写下一本乡情史  
房前屋后的枝叶叶叶，诉说  
远亲不如近邻的时光

童年记忆嵌入风雨墙  
夕阳下，袅袅炊烟里  
一抹暖色

## 城市记忆

如同一个人的胎记  
永远抹不去  
无论历经多少风雨  
都立成生命里的一座碑

也许是一座山，默守  
风雨历程的变迁

也许是一片海，弄潮  
向海而生的扬帆  
也许是一条老街，见证  
南来北往的兴衰  
也许是一个人，走进  
梦萦魂牵的心扉

一座城，可以很远  
也可以很近  
一座城，像两条长长铁轨  
承载着历史的过往  
延伸着岁月的星光

## 石磨

转圈的记忆里，天空  
高悬着那轮睡不醒的弯月  
扣入磨眼里的五谷杂粮  
把日子碾成灶台上的芬芳

墙角，那根发亮的磨杠  
接力了多少起早贪黑  
环绕着汗水浇筑的磨道

如今，每一道磨槽填满人间烟火

母亲，不再为推磨眩晕  
翠竹插在磨眼里摇曳生姿

磨盘化作历史的图腾  
将城墙装饰成非遗的场景  
一个磨棋，一种背负  
走出千般人生万种输赢

## 落叶(外二首)

陈朗(贵州)

落叶，有小小的悲伤  
在空中飘零  
河水少了泛滥的锋芒  
森林静谧像有人在安抚群山

有人拾起落叶，有人  
踏着落叶开始一趟远旅  
而落叶之事，无非  
尘归尘土土归土

## 相隔

我和你隔着五条河流、无数大山  
在古代，要走上一年  
今天，我只需隔着手机屏幕  
就发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

曾经需要多少破碎的诗句  
才能填平年轻的沟壑  
你真实的无助  
抚慰那群缓缓下坡的牛羊  
臂膀

树叶黄了，我在山这边远望  
眸子里有种光，那玻璃  
一样锐利的明晰，那穿透  
千山万水的照耀

## 石头

五谷丰登的祈愿  
收获的幸福，让石头开花  
石头沉稳，犹如  
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  
在田埂蹲守着日趋丰满的庄稼

石头也让我们慢慢停下来  
让我们谈论起  
一座山，忍不住  
从苔藓中摸出  
森林，溪流，悬崖和砾石

## 导航

王爱红(北京)

在回乡的路上  
我们选择了一条  
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 
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条新路  
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 
看——

他们把房子建在水里  
把路修到海上  
一切都是这么新奇  
我们在路上奔驰  
赞赏一路风景美不胜收

想象的路  
在我的城光芒四射  
从里面穿出来  
宛若丘比特一道金色的箭簇

这一次，我  
接受了善意的提示  
不妨换个走法  
走一条新路，一条崭新的路  
若是不能尽如人意  
回过头来我们还走老路

最自然的书签，将春日的诗意，悄悄藏进了字里行间。

不必刻意寻觅春的踪迹，这一方水院，几株垂柳，数枝樱花，便藏尽了校园的春日意韵。没有喧嚣，没有刻意雕琢，只有草木悄然生长、湖水安然静谧，以及学子与春日的温柔相伴。风过柳丝摇，花落水波漾，这寻常景致里，藏着我们青春时光中，最温柔的念想。

## 踏青归晚

赖建宇(广东)

清明这天，难得放晴。我换上布鞋，往城外走去。

出城没多远，一条浅溪横在眼前。水清清冷冷，底下的卵石清晰可见，圆溜溜的，被水流冲着，偶尔翻个身，露出湿漉漉的另一面。溪边的草绿得正盛，水灵灵的，仿佛一掐就能渗出水来。有个农妇蹲着捋水芹，见我路过，抬头笑笑：“炒腊肉，香得很。”说完又低头忙活，手指在水里冻得发红，动作却依旧麻利。

顺着溪岸往上走，杨柳的绿丝丝垂到水面，风一吹，便在水里漾开圈圈涟漪，一圈刚散，一圈又起。柳叶嫩得透光，像是刚睡醒的模样。转过弯，一大片油菜花猛地撞进眼里，黄得热烈烂漫。蜜蜂嗡嗡地闹成一片，听得人耳朵微微发痒。花田间有条窄窄的土路，走进进去，花粉沾了一袖子，青涩的甜香直往鼻间钻，挥都挥不去。

田野里有人放风筝。风筝是只花蝴蝶，在蓝天下忽高忽低，一会儿扎进云里，一会儿又探出头来。一位老人带着个小男孩，小孩仰着头看得入神，嘴里的糖葫芦都忘了嚼，糖汁慢慢化开，滴在衣襟上也浑然不觉。我小时候也放过风筝，是父亲用竹篾和旧报纸糊的，模样笨拙，却能飞得只剩一个小黑点。那时总觉得飞得越高越自由，如今倒觉得，有线牵着也未尝不好。

再往前是一片桃林。花开得正盛，粉粉嫩嫩，一树树如云霞落在枝头。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花瓣，踩上去悄无声息。有对年轻人坐在树下，静静依偎着，安享此刻的温柔时光。这样的天气，人本该这般闲适。

太阳渐渐升高，暖烘烘地晒得人后背发烫。远处的山仍带着一抹青灰，却已晕开一层淡淡的新绿，远远望去，像蒙了层薄纱。山腰藏着几户人家，白墙黑瓦隐在树丛间，只露出一角屋檐。

山脚下飘起炊烟，弯弯曲曲地升着，带着松枝燃烧的柴火气息，闻着让人安心。想起小时候外婆做青团，新发的艾草揉进糯米粉，蒸好后满屋子都是清清爽爽的香气。外婆已走了许多年，可那股清香，每到春天便会悄然涌上心头，萦绕不散。

田埂上有头水牛慢悠悠地走着，后面跟着位戴草帽的老农，肩上扛着犁。该春耕了。水田亮汪汪的，映着天光，人与牛的影子在水中轻轻晃动，晃悠悠的，看得人心里也跟着慵懒起来。

太阳偏西，我沿着原路返回。溪水依旧清澈，柳枝依旧嫩绿，只是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泽，与来时光景又有不同。城里的楼房灰扑扑的，同这里的鲜亮色彩一比，顿觉沉闷压抑。

进城时回头望了一眼，田野、溪流、桃林都笼罩在暮色里，渐渐模糊。唯有几缕炊烟还袅袅升起，像是舍不得散去。

清明过了，春天仍在。

清明这天，难得放晴。我换上布鞋，往城外走去。出城没多远，一条浅溪横在眼前。水清清冷冷，底下的卵石清晰可见，圆溜溜的，被水流冲着，偶尔翻个身，露出湿漉漉的另一面。溪边的草绿得正盛，水灵灵的，仿佛一掐就能渗出水来。有个农妇蹲着捋水芹，见我路过，抬头笑笑：“炒腊肉，香得很。”说完又低头忙活，手指在水里冻得发红，动作却依旧麻利。

投稿邮箱：763358734@qq.com  
总第 201 期

清明细雨纷纷，归乡祭扫母亲。伫立墓前，有我、妻子、儿孙，四代同堂，遥寄哀思。

半个世纪前，我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。未料母亲骤然离世，此后数载，夜夜入梦：总见她立在学校宿舍门边，等我踏月而归，等她迟归的孩儿……

五十年光阴流转。七十七岁的我，七十岁的老伴，四十二岁的孙儿，七岁的重孙，一同来看望她。老伴与儿孙从未见过母亲容颜，母亲心中记挂的也唯有她的儿子。她辞世时青丝满头，而今她的孩儿，已是鬓染霜雪，头覆白雪。

岁岁清明，年年祭扫。往昔墓前香烟缭绕，纸钱明灭，爆竹声声告慰先人；如今故乡移风

## 乡愁与回归自然

徐建成(四川)

易俗，喧嚣尽散，换作一束束黄菊，静立墓前，清芬寄相思。

人常言，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人亦愿说，故乡在，母亲便在。她静卧于故乡青山，长眠于河畔山腰，无牵无挂，安然自若。

父亲、母亲，生有九岁就夭折的小妹，三人一生寿数相加，不过九十五年。

我心底藏了多年的心愿：愿自己活得长久一些，至少活过父母与小妹合起来的九十五岁。多看一看这盛世繁华，多享一享今日安稳日子，替他们走

遍未曾踏过的路，看未曾见过的光景，享未曾触及的温暖，一点点抚平我生命里刻下的痛楚、无奈与遗憾。

伫立母亲墓前，我不由想起自己的后事。

此事不该独自决断，当与老伴细细商量，达成同心，再嘱咐儿孙依愿而行，留一处不远不近、清明可祭的地方，让后辈有处可念、有路可寻。

我的故土在雅安荣经，妻子的故乡是成都。若百年后分葬两地，相距不过两百里，看似不远，却苦了儿孙。清明时节，他们要奔波数处墓地，一一祭扫。逝去之人，反倒成了活着的后人的负担，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见到的。可到那时，我们已无言可说、无力可为，再不能为儿孙减负，心中只余怅然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，故乡各不相同。人生百岁，终有一归。愿我与老伴百年之后，一同回归四川，回归这片山河大地——

让我们随故乡的河水，奔腾入海，流向浩茫天地；

让我们长眠于桃林松下，活在芬芳里，活在苍翠中。

愿后辈儿孙，在桃林间漫步，在松下驻足，在行舟江海时，与先人遥遥相望、心意相通。感念生命前赴后继，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## 那段坡路上的光影

邓冠军(重庆市环卫集团益康公司)

我上班的园区里有一段坡路，三百来米，不算长，却是我通勤的必经之路。清晨披着露水而来，傍晚踏着晚霞归去，一日两趟往返，都走在这条坡路上。

与我同行的，还有那些餐厨垃圾转运车。满载的车顺着坡道缓缓下行，气阀不时“嗤”地轻响一声，像极了人卸下一身疲惫时的轻叹。滑到坡底，车子便拐进卸料大厅；空车驶出时轻快许多，转弯后发动机低低一吼，又缓缓向上爬坡。每一趟往返，都是这座城市的呼吸——收走街巷里的餐厨残余，送往处理车间。驾驶室里的师傅我大多面熟，在坡路上相遇时，常会隔着车窗点头示意，偶尔一声短促的鸣笛，便是彼此最简洁的问候。

坡路尽头不远处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——餐厨污水处理厂的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水，经过层层净化，直至达标排放。水由浊变清，流过的是管道，守住的却是这座城市的生态底线。

前段时间，园区把这段坡路打造成了“环绿 365”党建品牌阵地。道路两侧，每隔一段便立起一块红色展板，透明亚克力板上，压着一帧帧照片：党团活动的瞬间、车间员工的身影、培训时专注的脸庞。清晨的阳光斜斜洒落，那些定格画面便鲜活起来，泛着微光。

环卫担当、绿色循环、365 天为民服务，这是我读懂的品牌内涵。驻足在展板前，照片里的人从身后走过，笑着打声招

## 潘安湖畔的春

赵小川(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)

春风携着潘安湖的湿意，漫进科文学院的肌理，不声不响，便将中央水院的景致，晕染成春日里最动人的模样。不必寻遍整个校园，只需静立水畔，看柳丝垂岸、花影映波，便知春日的温柔，尽藏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。

水院是校园里最温润的一隅，澄澈的湖水似一块被春风细细打磨过的碧玉，静卧在教学楼

与长廊之间。岸边的垂柳是春日最先醒来的信使，枝条缀满了嫩黄的柳芽，如同缀着无数细碎的星辰。风一吹，枝条便轻轻垂落，拂过水面，搅碎了水中倒影——白墙飞檐的轮廓变得柔和，岸边的樱枝也在波心轻轻晃动。偶有几缕阳光穿透枝叶，在水面洒下斑驳碎金，随波荡漾，晃得人心头一暖。

水院东侧的几株早樱，是春日里最惊艳的点缀。树干不算粗壮，枝头却缀满粉白的花朵。有的完全绽开，花瓣薄如蝉翼，花蕊带着淡淡的鹅黄，风一吹便簌簌飘落，像一场温柔的花雨，落在水面上、石凳上。未开的花苞裹着浅红的花萼，鼓鼓囊囊，像攥着满心欢喜，迟迟不肯舒展，反倒添了几分娇憨。

课间时分，常有学子坐在水畔石凳上，或低头轻读，或静静凝望湖面。锦鲤摆尾的轻响、柳丝拂水的簌簌声、学子轻声的低语，交织在一起，成了春日校园里最动听的旋律。阳光斜斜洒下，落在柳丝上，落在樱花瓣上，也落在学子肩头，暖融融的，驱散了残留的微凉。偶尔有风掠过，樱花瓣落在书页间，便成了